

杰克与豆茎^{*}

汉弗莱·汉弗莱斯

这篇文章与下列两篇，都是对同一民间故事的简略解释。它有力说明了民俗实证研究与象征研究的不同。前者中，豆茎的假设根源，据说是一种在亚洲丛林中确实已发现的豆茎。而在后者中，则认为豆茎是幻想中男性生殖器的象征，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物体。

收入这些简短解释文章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想说明当一个人没有对民俗学理论进行基本的和必要的研究时，要想解释民俗现象，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。当然，问题在于其他领域的工作者，极少认识到民俗学有着自己的领域，需要一套自己的分析方法与工具的训练。人们不仅需要知道《杰克与豆茎》属于阿尔尼—汤普森故事类型的 328 型，更需要了解的是，AT328 是一个源自欧洲人的故事，只有极少极少的亚洲异文被报道过。此外，这个故事的特殊形式——专业术语是巫型——即有魔力的豆茎，是英国和美国异文的特殊之处。这种豆茎在这个故事的大多数欧洲异文中皆未发现。这种因

^{*} 重印于《古迹》第 22 卷(1948 年)第 36~38 页，征得该刊同意。

素的分布，说明了这种豆茎故事纯粹是地方性的改编文本，几乎可以肯定，它不会出现在更早的这个类型的基本形式中。这个故事的分布情况，可能会导致汉弗莱斯(Humphrey Humphreys)重新考虑他那有所疏忽的假说。这种分布情况可以从约翰尼斯·博尔特和乔治·波科维卡所编辑的《〈格林兄弟家庭与儿童故事〉注释》5卷本(莱比锡，1913~1932年)的适当部分中获得。该书是一个有关格林童话的类似作品以及注释的多卷本；还可以从故事类型索引，史蒂斯·汤普森的《民间故事概论》(纽约，1946年)的权威评注中，得到有关线索。

这个我们熟悉的英国童话，尽管其完整形式在英国各岛上可能罕见，却是一个许多主题的复合体，这些主题零散地播撒在广大区域的民俗之中。母鸡下了一只金蛋；竖琴自己弹奏；天上的一个奇异世界里，居住着一群超自然的家伙；一粒有魔力的种子，长出一棵高达天堂的大树。这些，就是这一个简单而朴实的民间故事的特点，这个故事从中国到秘鲁都有流传。^①这里让我们紧紧围绕最后的两个主题，来进行一些探讨。

对于初民的心理来说：

天空是一个倒扣的碗，
人类生老病死像碗下的小爬虫。

① 这些特点中的一些，并不象汉弗莱斯所说的有那么广泛的分布，例如，母鸡生下金蛋(参见母题B103,2,1,生珠宝的鸟)和自己演奏的竖琴(参见母题D1601,18,自己发声的乐器；D1231,魔竖琴)。——编者注

这是一个永恒的谜，也是神话的不尽源泉。天空是怎样支撑着的？天外还有什么？这些问题有着各种各样的解答，并且，生活在热带森林中的人，与生活在其他更为开阔地区中的人，其民俗也有着明显的不同。在希腊，天空是奥林帕斯山支撑着的，反叛的提坦巨神曾将珀利翁山放在俄萨山上，一座山叠着另一座山，试图借此到达天空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天空扛在北非阿特拉斯山上，这座山被想象为一个令人讨厌的巨人。在日本，天空被想象为支撑在石柱上。而在赤道热带雨林中，天空被描绘为由巨大的树支撑着，这种信仰近来在西印度群岛的加勒比人、圭亚那人以及中美洲的印第安人、婆罗洲的迪雅克人中，都有报告。^①

在北方与南方的信仰中，寻找更进一步的差异是有可能的。在北方，冬夏之差非常明显，冬天的夜晚特别长，冬天又好像漫无终结，所以关于地下是永恒之夜的信仰特别流行。如古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神话，就是极好的例子。而在热带民俗中，死者的住所，无论是死人、神，还是其他非人类的精灵，一般都被认为住在地球上面或在空中。所有这三种精灵，尽管正常人不可能进入他们的世界，但却相信它们一定是存在的。我们故事中的杰克，与赫拉克勒斯、俄耳甫斯和特鲁·托马斯很相似。^②总之，根据从一棵树到达某个居住着奇异东西的世界，这个特点来

① 关于支撑天空的种种说法，见母题A655“天空的支撑”下的细目。——编者注

② 关于其他世界的参考资料，见母题A660，上界；A670，下界；E481，冥界。关于一个对俄耳甫斯在新大陆游冥界（母题F61,1）的极好研究，见阿克·哈特克兰兹（Ake Hultkrantz）《北美印第安俄耳甫斯传说》（斯德哥尔摩，1957年）。关于诱使特鲁·托马斯进仙境的评述，见《童话》第37首，托马斯·赖姆作，见《英国与苏格兰流行谣曲》第1卷。——编者注

看,我们这个童话是否源于遥远而与我们非常不同的地区,是很值得考虑的。同时,我们还注意到故事中的另一些因素,如一粒有魔力的种子,一夜之间长成高至天堂的大树,更巩固了这种猜想。蔬菜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生长,这对季风和热带雨林地区的人们来说,是可信的。然而许多英国儿童,就象作者许多年前一样,会惊叹那么一个单薄和瘦弱的豆茎,它在冬天的第一阵寒流中就会枯萎,需要用一根小棍支撑着,竟然能够被想象为巨人宫殿的支撑物!一根豆茎可能这样吗?

目前,在热带雨林广大地区中,仍有一种叫做“*Entada Scandens*”的巨大豆子。豆荚长2~4英尺,宽3~4英寸,其中含有一打圆圆而扁平的豆子,直径约1~3英寸,深约1/2英寸。这种植物被发现生长于东印度群岛、马来半岛、缅甸和印度东北部、西非、西印度群岛和中美洲,不过从前它被看作是一个品种,现在则细分为数类,总之,都属于同一门类。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豆荚,在淡水或海水中有很好的浮力,可以漂浮很长时间。的确,耐水的豆子是这种植物的主要传播者,它们随着海洋水流漂泊,结果撒布到了温带的许多国家,甚至到了北极一些岛屿的海岸。这种豆子很可能由墨西哥湾流,从西印度群岛带到了我们这里的岸边。无论它在哪儿发现,它的奇异的外表,都引起了大量离奇的信仰与迷信。据记载,它们作为丰产的象征,受到高度的尊敬,并且它们被做成鼻烟盒,得到实际的利用。

在温暖而潮湿的丛林故乡,这种豆子非常迅速地长到树那么高,它们与树枝交缠,在一些高高的丛林中,也许可以长到30~50英尺。然后,它们平行地伸展开来,绞死它们的树妈妈,象一棵独立的树干似地站立着,一些年后,长到几英尺那么粗,并且坚固得像红木一般。它伸展的枝条与巨大的叶子十分稠密,一株就可以延伸百余英尺。假如有许多株,则形成一个坚固的

顶盖,阳光透不进去,下面像冥界那么黑暗。一些树栖动物在上面奔跑蹦跳,下面根本看不见。这里,各地生长的这种确实存在的豆荚,无不与我们这个熟悉的童话中主要的特征相吻合。

上述情况如果真有,在民俗学研究中,我们就可能大大超出猜测,而找到一种科学的证据,因为几乎所有书面证据皆有缺陷,并且出得晚。我们所能得到的,是一种并非轻信的假说,它与该领域得到的其他证据保持一致。如果我们的豆茎之根扎在热带雨林,那么,这个故事的来源就远在印度及其东邻,而不是从我们的大不列颠“Entada”豆子中派生出。就时间而言,在哥伦布之前一定存在着极少数这样的童话。在印度,有一个几乎是惟一的文献记录,在那里,这个传说数千年一直发展与传播着。而在欧洲及其与亚洲相邻处,它反而被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粗暴地中断。在欧洲民俗中,有一种东方的混合体,也同样被普遍接受。它就是佛教《佛本生故事》中拟人化动物故事,它们本身源于印度,比乔达摩生活的时间要古老得多。在欧洲,这类故事与印度故事很相似。据说,吉普赛人来自印度,从那时起,故事就通过许多渠道,传播到了这个遥远的海岸。

关于故事高潮中,注定要从树枝高处跌落下来的巨人,还能够进行更进一步的追溯吗? 1944年春天,笔者曾在日本人占领之前,在英帕尔附近丛林覆盖的那伽山呆过几个月。在天亮前和傍晚,都有一种奇怪的、不熟悉的叫声,常常从我们头上枝叶繁茂的树顶传来,我们最后终于发现,这些声音是一种长臂猿发出的,它们是东南亚的一种类人猿。尽管长臂猿比人小,但与灰色的叶猴和红色的罗猴这些印度丛林中常见的动物相比,仍可以说是巨大的。此外,它不像其他能直立行走的动物,它很容易训养,并且有一些人类的特征;它是一种笨重的动物,当它从30~40英尺垂直落下时,很容易受伤。我们知道,在身材或体格

方面，几英寸的平均优势，就足以在一个物种中赢得一个品种的声誉。例如高卢人，对于地中海人种来说，就显得更像罗马人或日耳曼人。也许，今后可能会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：曾有一个很大的长臂猿，从树上掉下来，它那种神秘的叫声，使东亚丛林空地中的村民非常害怕。由此创造出了我们这样一个民间传说。这种推测应该说是有可能的。

杰克与豆茎*

· W·H· 德斯蒙德

在这篇关于AT328型故事短短的泛弗洛伊德主义解释中,人们可以发现,它与太阳学派对故事内容的分析,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(多尔森《太阳神话学的湮没》中已有概述)。然而,无论太阳学派还是精神分析学的解释,都与以前对故事字面的解释,有着显著的差别。

关于德斯蒙德(William H·Desmonde)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对民俗材料的类似分析,人们的一般批评如下:这些分析常常只基于一篇异文(有时这篇“异文”还是出自儿童文学作品,不是直接出自口头传承)。比较民俗学家们哪怕只作一个暂时性的结论,也习惯于考察几百篇民间故事和民歌的不同异文。这种研究比精神分析学家显然更为谨慎。比如说,精神分析学家如何知道他所使用的这一篇异文,就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和典型性的呢?

第二个批评与论证方法有关。德斯蒙德认为豆子事实是睾丸的一般象征,这如何能够证明呢?显然,从文献上要证明一个精神分析学的推测;比证明民俗学

* 重印自《美国意象》第8卷(1951年)第287~288页,征得作者与该刊同意。

家所作的历史推测,要困难得多。例如,美国黑人中有一些欺骗的拔河故事,故事中,一个小动物挑动两个大动物进行拔河比赛,结果使它们不知不觉中相互对峙。大多数民俗学家都认为,这些异文事实上是出自非洲。这个母题(列为K22),一般在非洲民俗与新大陆黑人民俗中都能发现。在欧洲则没有听到过有人报道这种民俗。黑人叙事的因素有非洲根源,这是有一定把握的推测,民俗学家大约都愿意称它为事实。而精神分析学解释民俗的“事实”,则常常因其武断而冲击了民俗学者。一般来说,民俗学家们倾向于认为,弗洛伊德主义的解释是钻入故事之内,而不是跳到故事之外。不过,民俗学家自己很少运用精神分析学解释民俗材料,他们的批判是一种破坏,并不是建设性的。

对这个英国民间故事的下列精神分析法解释,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而提出的,即:“豆子”和“豆茎”是睾丸与阴茎的一般象征。^①

故事讲述杰克和他的母亲,一起住在一个小国家的村舍里。这孩子懒惰、任性、好探求,没有能力自己糊口,因为“在他长大过程中,他的母亲从未管教过他”。杰克的母亲以变卖财产来维持自己与孩子的生活,直到只剩下两样东西:饥饿和他们最后的财产——一头奶牛。然而,杰克放弃了一个相当的价钱,把奶牛换了一些有魔力的豆子。当杰克回家后,母亲因他的愚蠢,扇了他几耳光,一气之下,将豆子扔到了窗外。

① 哈夫洛克·葛利斯(Havelock·Ellis)《性心理学研究》第2卷第1部分(纽约,兰德豪斯公司,1936年)第5页。

第二天早晨杰克醒来,发现一棵巨大的豆茎,已经长得插入云天。他顺着豆茎爬到了顶端,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国家。在那里,他遇上了一个拿着根魔杖的“又小又老又古怪的女人”,她告诉他,他父亲被一个吃人肉的巨人关在附近的城堡里。杰克偷了这巨人的珍宝,最后被这妖精追赶到豆茎之下。他拿了一柄斧头,砍这豆茎的根,“他一这样做,豆茎立即枯萎下来,巨人像一个水泡般爆破了”。①

根据上述情节,我们可以对杰克进行精神分析的解释。故事告诉说,杰克在市场上没有能力竞争成功,他回到家里,感到压抑和自卑,没有吃晚餐就上了床。我们可以把故事中的剩余部分,看作是一个乱伦的手淫幻想或梦境,一种复归的本能。②

神奇而悄然长大的豆子,是勃起的男性生殖器。手持魔杖的小老妇人,是男性生殖器的母亲意象。被关押的父亲,暗示着杰克俄狄浦斯式的敌意,而吃人的巨人,则同样是以恐吓面目出现的父亲。珍宝是乱伦的描述③,由于偷窃而被可怕的妖精追

① 奥利夫·博普雷·米勒《杰克与豆茎》,见《我的书库》第2卷(芝加哥,儿童作家书库,1920年)第371~385页。

② 如果德斯蒙德愿意不怕麻烦,考虑一下其他异文,那么可能会发现一些更多的证据。例如,他可能会举出会自己弹奏的竖琴,作为这个故事是个乱伦幻想的证据。自我演奏的乐器以及所有自我操纵的东西(母题D1600,自动物体),都被精神分析学学者们认为是自恋狂。俚语骂人话“跟你自己玩去”,意味着乱伦,为这种解释提供了证据。在英国的异文中这竖琴一被接触,就喊“主人,主人”,把睡着的巨人(父亲)喊醒了。

另一些使人感兴趣的细节是,在上界,巨人的友善的妻子,将杰克藏在她的炉子里保护他。如果精神分析法中炉子是子宫的象征有效的話,那么,巨人没有发现杰克在他妻子炉子中,可以解释为主人公的俄狄浦斯式的胜利。——编者注

③ 荣格(C·G·Jung)《无意识心理学》(纽约,1942年)第409页。

赶,杰克阉割了自己^①:豆茎一接触到斧头便枯萎,同时,可怕的父亲意象便消失了。

上述这些,对解释《杰克与豆茎》和《阿拉丁与他的神灯》两个故事之间的类同,是很有启发的。后者也是一个手淫幻想,荣格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。^②如同杰克一样,阿拉丁也是个淘气鬼,一无所长,靠他的妈妈供养。他通过摩擦神灯,召唤来一个神怪,从而得到他所希望的一切,即他成为全能。阿拉丁只有一个愿望被神怪气愤地拒绝——带来一只叫做“Rukh”的巨大母鸟的蛋。^③

我们应该记住,在古典作品中,“genii”(即上述故事中的灯神)这个词,含意为崇拜父亲祖先的魔鬼。在原始文化中,宇宙常常起源于“世界蛋”(World-egg),它来自母亲意象在宇宙中的投影。^④

在《阿拉丁与他的神灯》和《杰克与豆茎》故事中,都包含着乱伦的行为。这很明显。这两个故事可能由于文化的融合而连通,或者至少在相似的心理倾向上,有着共同的源泉。

① 当人们思考这篇杰克砍豆茎的有选择的异文时,精神分析学解释的武断性质,很容易得到证实。因为这个情节与杰克从巨人那里偷东西有关,所以,这豆茎属于巨人,也相当合于逻辑。这样,所砍断的就是巨人而不是杰克。同样,如果童话像精神分析学家宣称的那样是愿望的表达和愿望的实现,为什么杰克不阉割他的父亲,然后幸福地与母亲生活在一起呢?(请注意这一点,在有些异文中,是杰克的母亲帮助他拿到他需要的斧头)。盖茨·罗亨在《梦的大门》(纽约,1952年)第359页中,说豆茎既是杰克的阴茎,又是他父亲的阴茎!在民俗学家看来,精神分析学家这种缺乏一致性,是研究错误的不容置疑的证据。不过,这些分析者们将豆茎看作是阴茎倒是一致的,问题在于是谁的阴茎?——编者注

② 荣格上书,第187页。

③ 理查德·H·巴顿《阿拉伯人之夜》(纽约,蓝丝带丛书,1932年)。

④ 关于世界蛋(world-egg)的宇宙起源说,见母题A641,宇宙蛋。关于这个母题分布的综合概述,见安娜—布里顿·赫尔博《创世蛋》,载《社会的精神》第28卷(1963年)第63~105页。——编者注

杰克与豆茎：一篇美国异文*

马瑟·沃尔芬斯坦

比较民俗学家倾向于描述证据而不推导心理学的结论，反之，精神分析学家则喜欢进行心理学推论而不描述证据。然而，心理学家沃尔芬斯坦(Martha Wolfenstein)对AT328型故事的这个短短研究，却表现出一种优点，即对民俗起源研究采取折衷的方法，这个研究使比较方法与心理学说明互相结合起来。

沃尔芬斯坦不仅知道这个故事的许多英国和美国异文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在说明中运用了非常不同的细节，以此作为出发点，来说明美国文化的问题。必须注意，只有对一些异文进行比较之后，这些差异才能被揭示出。只看一篇美国异文，人们可能不能辨认出其中哪是美国所特有的情节，哪些不是。这也就是对某个民俗事象，仅凭一篇异文进行分析的危险所在。无论人们是否同意沃尔芬斯坦的解释，她运用比较的方法，作为心理分析推论的前提，这种方法是值得仿效的。极少

* 重印自《当代文化的童年时代》，玛格丽特·米德和马瑟·沃尔芬斯坦编，芝加哥大学1955年版，征得该大学出版社同意重印。文章前面有沃尔芬斯坦的附言：“感谢西尔班·布罗狄(Sylba Brody)对这个故事不同异文的编辑与分类。”

研究文章把民俗作为分析民族特点与文化风尚的原始资料,看作是种正确的方法。

在民俗研究中,比较方法与精神分析法相结合存在着理论上的困难。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,见阿兰·邓迪斯《探地者,神话时代男人的创造》,载《美国人类学家》第64卷(1962年)第1032~1051页和第65卷(1963年)第913~921页。

《杰克与豆茎》是一个有许多异文、广泛流传的故事,它的民俗主题是:一个少年偷巨人的珍宝。其中豆茎的出现,使少年目的得以达到,是英国异文的一个特点。^①英国故事是美国民俗来源的一部分。这些故事中保留着许多原来的因素,也有一些内容发生了变化。如果我们拿加利福尼亚北部山区中讲述的《杰克与豆树》,与理查德·蔡斯的记载相对照,就能看到这个英国故事是怎样修改得具有美国特有的风味的。^②

情节的主要框架仍是:杰克攀上一棵很大的豆茎;巨人和他的妻子;这个女人是被巨人吃掉的人的女儿;她藏起了杰克;杰克三次偷巨人的财宝,最后被追赶;杰克砍倒豆茎;巨人注定的失败。对于这些异文,我们首先可能注意到,英国的讲法是以杰克和他母亲不幸的贫困生活开始,母亲的不愉快及对杰克的责备,杰克被溺爱坏了,又懒惰,又没有工作,并且毫不在意地挥霍

① 理查德·蔡斯(Richard Chase)编辑的《杰克与豆树》注释和比较,见《华德讲述的杰克故事》(波士顿,霍顿·米夫林公司,1943年)第190页。

② 蔡斯1930年记录的《杰克的故事》,在加利福尼亚西北部山地居民口头传统中流传,也流行于南部山区与弗吉尼亚州部分地区。给蔡斯提供故事的人,承认他们故事的主要来源,是出自他们地区的一个受尊敬的故事讲述人康斯尔·哈蒙(Council Harmon),他生活于1803年至1895年。

尽了家中的财产。^① 杰克受到可怜的母亲的责任，是因为他将一头奶牛，与别人仅仅只换了把豆子，这种显然非常愚蠢的行为，更加剧了他们的贫困。母亲绝望之余，对杰克十分气恼，后来，这个少年以他英雄的功绩以及带给妈妈的礼物，洗刷了自己内疚的重负。

在美国的故事中，杰克是一个小男孩，他跟在母亲身后，母亲正在打扫房子。她扫出了一颗很大的豆子，叫杰克拿好，并且告诉他到外面去，把豆子种下。第二天，杰克发现豆茎已长到膝盖高，第三天长到树那么高，第四天长得看不见有多高了。他将这棵豆茎令人难以置信的生长，每次都告诉了妈妈，而每一次妈妈都骂他是撒谎。后来，她证实了杰克每次说的都是真的，为了弥补，就给他好东西吃。因为这次不是杰克错了，而是他被母亲错误地责怪了。这一连串情节，体现了美国幻想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主题，即：当主人公（或女主人公）本来清白无罪而被看作有罪时，与其清除他本人的错误嫌疑，不如从误解中恢复对他本人的信任。比较一下美国和英国的电影，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倾向：

① 约瑟夫·雅各布斯的《杰克与豆茎》异文，载于他的《英国童话》1890年第1版，该书极为著名。雅各布斯记录的这些故事，是他儿时在大澳大利亚听过的故事的回忆。责备杰克不能做好一件事，就出现在这篇异文中。约瑟夫·雅各布斯《英国童话》第3次修订版（纽约，G·P·普特南儿子们的公司，1898年）。这个主题的异文中，杰克被描述为一个懒汉、爱做梦者，被宠坏的浪荡子等等，见于下列著作：哈勒姆·坦尼森《杰克与豆茎：一首英国六韵步诗》（伦敦和纽约，麦克米伦公司，1886年）；乔治·克鲁克香克《克鲁克香克童话》（纽约，G·P·普特南儿子们的公司，1911年）；霍勒斯·E·斯卡德《童话和民间故事书》新增印版（纽约，霍顿·米夫林公司，1919年）；黛娜·玛丽·克拉克（玛洛克）《童话》（纽约，麦克米伦公司，1923年）；弗洛拉·安妮·斯蒂尔（韦伯斯特）（Flora Annie Steele）《弗洛拉·安妮·斯蒂尔重述的童话故事》（纽约，麦克米伦公司，1924年）；威尔特·德·马雷《再讲一次》（纽约，阿尔弗雷德·A·克洛普弗公司，1927年）。

主人公(女主人公)与外界误解之间的冲突，常为主人公与其自责的内心冲突而取代。^①

美国异文的另外部分，是小孩指给妈妈看他的豆子神奇地生长。豆茎一般被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征；指少年迅速勃起的能力。美国异文中这段情节的特殊处是，杰克向母亲夸耀他的豆树生长迅速，先是被指责，后来受到报偿。这里有一个想象，即他母亲欢迎和喜欢小男孩生殖器的卖弄，她的责骂，是一种充满柔情的承认方式。在英国故事中，杰克通过豆茎，获得了给他母亲的礼物；美国人则更强调男性的卖弄。

在美国与英国的异文中，杰克所偷的东西也是不同的。美国的杰克从巨人那儿不是偷了钱袋、会下金蛋的母鸡，而是偷了一支枪和一把刀。这也是男性力量的象征，它们是少年能摆弄它以自娱的东西。“噢，他将那刀轻快地玩弄了一会”，这里没有带给他母亲的一些东西，而少年赢得的东西，说明他是一个男子汉。与英国异文相较，这种给予和得到的主题，就被相当地减弱了。因此，这里奶牛与豆子的交易，也没有出现。美国的杰克，以一种不同的方式，得到了与英国的杰克不同的战利品。它们不像会下金蛋的母鸡那样，供给魔力的来源，而是与拥有者能采取一种积极的接受态度有关。更确切地说，它们是拥有者能通过积极的技术练习而加以运用的工具。一支枪和一把刀，对一个少年来说，只能产生具有魔力的联想，因为故事中已明显地说明，这些东西是没有魔力的。

美国杰克所偷的第三件东西，是“老巨人床上的一张床罩，上面缀满小铃铛”。这种床罩相当于会自己弹奏的竖琴。它们都

^① 马瑟·沃尔芬斯坦和内森·莱特斯《电影：一个心理学的研究》（纽约，格伦科自由印刷公司，1950年）。

代表少年在夜里听到的奇怪声音，他以此作为他父亲性能力的象征。美国的杰克，以在巨人床罩上猛击一掌的行为，鲁莽地暴露和挫败了他的敌手。这里有与另一个杰克故事的相似处：杰克在富人妻子睡下后，从她背后偷走了她的衬衣，圆满完成了一系列巧妙的偷窃技术。^① 这里强调男性的竞争，并不怎么把博得女人的青睐，看作是击败或战胜对手的一个主要目的。

英国的异文，包括其中所强调给予和得到的东西，它的金银珍宝，提供魔力的来源等，不仅是少年对他所造成母亲苦难的报答，而且比美国异文有更多的潜男性生殖器成份。后者将飞速生长的豆树，更多地看作一种有关支配的主题，并且为了保持这一点，还提供其他男性技艺的因素：向母亲卖弄，得到一支枪和一把刀等。美国故事的结尾是：“上次我到那里，杰克已长成一个健壮高大的小伙子，他长得非常好。”结束的形象是少年成长很快，就像飞速生长的豆树一样。

^① 蔡斯，同上，第195~197页（这是AT1525A型，“狗、马、被单或钟的盗窃”。——编者注）。